通志堂集

通志堂集卷十三

納蘭性德容若原名成德

序

名家絶句鈔序

夫園流千頃雞犀劃而中分靈岳三成扃扆開而獨擘吳淞之水并剪雙裁崐峬之瑶昆刀鏤切隻巘濺楊家之淚自爾溫磨半驤窺徐后之妝居然掠削團圞三五乍看新月宜人爛熳千行時或殘英照眼靡不寶文鯀之單翼珍赤鯉之片鱗物旣

有之並以偏隅擅勝文亦宜爾自應斷句專長也然則陽春淥水締搆差同子夜前溪體裁相類較之易水兩言之製大風三疊之章機上盤中迴旋隱互焦卿秦女颯沓縱橫似猶鳧鶴之異短長不啻馬牛之殊逆順而乃同收樂府狎處詞壇涇渭可以不分涪漢於焉相混蓋古人言以足志聲律不以爲程情見乎辭字句非其所限流泉嗚咽行止隨時天籟噫嘘洪纖應節無律體之可稱何絕句之能準乎自夫沈宋連鑣斲雕破樸高岑繼軌

毀瓦爲方則有沈香傾妃子之杯畫辟下女伶之拜仲初新體並詠宮中少伯悲吟都由塞上柘枝鑾舞鼓腰魂斷流官楊柳妍詞紛面神飛節使惱鄜州之從事何物紅兒悲蜀國之夫人當年白帝固不獨義山詠史諷託情深抑豈惟杜牧閒愁風流調逸迺來作者代不乏人始則蒐討於洪公繼復校讎於趙氏觀斯止矣可略言焉獨有明起元宋之衰　昭代際唐虞之盛洪河岱岳既澒洞而驚神拳石偃松亦留連而動目短章片什可喜可

觀至乃鶴裘客婦裂長笛於五湖烏犍佯狂墊角
中於三泖四傑之爭芳蘭蕙月死珠傷七子之互
有薰蕕水清石見謝山人鄴下琵琶徐博士揚州
烟月崐崘兀奡不減白蓑青笠之游蒙叟幽憂可
憐紅豆碧梧之句堯峰山麓蹋歌舊有汪倫歷下
亭隅觴詠夙推王令並可以發揮雅頌領袖風騷
迷穀之華四照煒煒欲浮版桐之圃九層嶢嶢直
上顧以簡編雜沓載重牛腰後學糢糊情驚鼠嚇
於是杜陵蔣詡宣虎埽徑餘閒吳郡顧榮茂倫揮扇多

暇適逢吳札乍返延州漢槎遂相與研露晨書然糠
暝寫擷兩朝之芳潤掇數氏之菁英凡若干篇都
爲一集按新詞於菊部磊磊敲珠奏麗曲於芍闌
聲聲戛玉若彼文犀翠羽揀自金盤因而合組纂
綦織成璇錦藏之祕帳頓令更得異書懸彼國門
定是難增一字某技媿雕蟲識慚窺豹入貫胡之
肆目炫琳琅游廣樂之庭夢迷閶闔驚看妙選懸
冰鑑而呈形快覩雅裁銜燭陰而照夜自此南山
望雪何妨意盡終篇抑令東海熬波不憚應聲成

韻循環在手似獲靈珠吟諷忘疲如探束錦爰題簡首載以蕪詞擬玄晏先生之筆非所敢居誦昭明太子之編實緣多幸爾

淥水亭讌集詩序

清川華薄恒寄興於名流綵筆瑤箋每留情於勝賞是以莊周曠達多濠濮之寓言宋玉風流遊江湘而託諷文選樓中攬秀無非鮑謝珠璣孝王園内搴芳悉屬鄒枚黼黻予家象近魁三天臨尺五牆依繡堞雲影周遭門俯銀塘烟波滉漾蛟潭霧

晝晴分太液池光鶴渚秋清翠寫景山峰色雲輿
霞蔚芙蓉映碧葉田田鴈宿鳧棲秔稻動香風冉
冉設有乘槎使至還同河漢之皐儻聞鼓枻歌來
便是滄浪之澳若使坐對亭前淥水俱生泛宅之
思閒觀檻外清漣自動浮家之想何況僕本恨人
我心匪石者乎間嘗縱覽芸編每歎石家庭樹不
見珊瑚趙氏樓臺難尋玳瑁又疑此地田栽白壁
何以人稱擊筑之鄉臺起黃金奚爲畫說悲歌之
地偶聽玉泉嗚咽非無舊日之聲時看妝閣淒涼

不似當年之色此浮生若夢昔賢於以興懷勝地不常曩哲因而增感王將軍蘭亭脩禊悲陳迹於俯仰今古同情李供奉瓊筵坐花慨過客之光陰後先一轍但逢有酒開尊何須北海偶遇良辰雅集即是西園矣且今日芝蘭滿座客盡凌雲竹葉飛觴才皆夢雨當爲刻燭請各賦詩寧拘五字七言不論長篇短製無取鋪張學海所期抒寫性情云爾

賀人婚序

橋塡烏鵲停梭傳天上雙星門列鴛鴦挾瑟豔人
間三婦熒熒碧月玉鏡臨臺擾擾綠雲珠簾動幌
譜秦簫於嶺上豈有他歟解鄭珮於江皐方斯盛
矣東家某子芙蓉秋藻楊柳春姿臨琪樹於崔生
瞭玉山於裴叔紀瑜逸藻青鏤投懷江令高情綵
毫入夢才擅枯珠之岸緣成種玉之田青鎖窺窗
香染尚書之宅紅綃繫幔絲牽宰相之樓覓杵白
於玄霜得靈犀於綵翼於是雀屏夜啓鴛帳晨開
旭日初升方當眞贄曉霞未斕早賦催妝爭榮潘

岳之車輕颾弱袂顧盼王濛之鏡重整新冠百子
催鋪七香待駕路焚石葉攜來紅淚之壺臺照瓌
榴看挂火齊之劍流蘇四角垂錦帶於中心羅繡
雙纏繫朱絲於上腕正安抹額反插搔頭繁休伯
之定情相於永結賈公閭之聯句歎息應知莞蒻
橫陳麗三星於洞戶葳蕤淺閉對滿月於高樓況
復七日初還五雲方現紋添弱線可知緣結今生漏
永銀壺幸值籌長此夜鳳皇應律自識陽迴鷄旦
銷聲無憂天曙僕燕賀未能鳳占有慶美人公子

寧代董生却扇之詞名士傾城庶同曹植感婚之賦聊疏短引用佐美談云爾

記

石鼓記

予每過成均徘徊石鼓間輒竦然起敬曰此三代法物之僅存者遠方儒生或未多見身在輦轂時時摩挲其下豈非至幸惜其至唐始顯而遂致疑議之紛紛也元和志云石鼓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里其數盈十蓋紀周宣王田于岐陽之事而

字用大篆則史籀之所爲作也自正觀中蘇勉始誌其事而虞永興褚河南歐陽率更李嗣真張懷瓘韋蘇州韓昌黎諸公並稱其古妙無異議者迨歐陽文忠則疑自周宣至宋垂二千年理難獨存夫岣嶁之字岳麓之碑年代更遠尚在人間此不足疑一也程大昌則疑爲成王之物因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而宣王未必遠狩豐西今蒐岐遺鼓既無經傳明文而帝王轍迹可西可東此不足疑二也至溫彥威馬定國劉仁本皆疑爲後周文帝所

作蓋因史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之語故爾按古
來能書如斯冰邕瑗無不著名豈有能書若此而
不名乎況其詞尤非後周人口語蘇李虞褚歐陽
近在唐初亦不遽爾昧昧此不足疑三也至鄭夾
漈王順伯皆疑五季之後鼓亡其一雖經補入未
知真僞然向傳師早有跋云數内第十鼓不類訪
之民間得一鼓字半缺者較驗甚真乃易置以足
其數此不足疑四也鄭復疑靖康之變未知何在
王復疑世傳北去棄之濟河嘗考虞伯生嘗有記

云金人徙鼓而北藏於王宣撫宅迨集言於時宰乃得移置國學此不足疑五也予是以斷然從元和志之說而并以幸其俱存無僞焉嘗歎三代文字經秦火後至數千百年雖尊彝鼎敦之器出於山巖屋壁隴畝墟墓之間苟有款識文字學者尚當寶惜而稽攷之況石鼓爲帝王之文列膠庠之內豈僅如一器一物供耳目奇異之玩者哉謹記其由來以告夫世之嗜古者

書

上座主徐健菴先生書

某以詮才末學年未弱冠出應科舉之試不意獲受知於鉅公大人廁名賢書牓發之日隨諸生後端拜堂下仰瞻風采心神肅然旣而屢賜延接引之函丈之側温温乎其貌諄諄乎其訓詞又如日坐春風令人神懌由是入而告於親曰吾幸得師矣出而告於友曰吾幸得師矣卽夢寐之間欣欣私喜曰吾眞得師矣夫師豈易言哉古人重在三之誼並之於君親言親生之師成之君用而行之

其恩義一也然某竊謂師道至今日亦稍雜矣古之患患人不知有師今之患患人知有師而究不知有師夫師者以學術爲吾師也以文章爲吾師也以道德爲吾師也今之人謾曰師耳師耳於塾則有師於郡縣長吏則有師於鄉試之舉主則有師於省試之舉主則有師甚而權勢禄位之所在則亦有師進而問所謂學術也文章也道德也弟子固不以是求之師師亦不以是求之弟子然則師之爲師將屢屢在奉羔贄雁納履執杖之文也

哉洙泗以上無論已唐必有昌黎而後李翺皇甫湜輩肯事之爲師宋必有程朱而後楊時游酢黃榦輩肯事之爲師夫學術文章道德罕有能兼之者得其一已可以爲師今先生不止得其一也文章不遜於昌黎學術道德必本於洛閩固兼舉其三矣而又爲某鄉試之舉主是爲師之道無乎不備而某能不沾沾自喜乎先生每進諸弟子於庭示之以六經之微旨潤之以諸子百家之芬芳且勉以立身行已之誼一日進誨某曰爲臣貴有勿

欺之忠某退而自思以爲少年新進未有官守勿欺在心何裨於用先生何乃以責某也及退而讀史宋寇準年十九登第時崇尚老成罷遣年少者或教之增年準不肯曰吾初進取何敢欺君又晏殊童年召試見試題曰臣曾有作乞別命題雖易搆文不敢欺君然後知所謂勿欺者隨地可以自盡先生固因某之少年新進而親切誨之也某即愚不肖敢不厚自砥礪奮發以庶幾無負大君子之教育哉承示宋元諸家經解俱時師所未見某

當曉夜窮研以副明訓其餘諸書尚望次第以授俾得卒業焉

與顧梁汾書

扈蹕遄征遠離知己君留北闕僕逐南雲似蛩蚷之初分如珪璋之乍判柳青青於客舍魂惻惻於河梁繾綣之情兄固有之弟亦何能不爾也惟是登封大典曠代希逢趨馬微勞臣職已定老父艾年尚勤于役渺予小子敢憚前驅況復王道蕩平非同九折天清氣朗時值三秋風伯驅塵雨師灑

路千乘萬騎馳驟風飈豹纛蜺旌蔽虧日月雲門宛轉與鴈唳而俱聞鐃吹悠揚隨漁歌以互荅黃華分翠鳳之香紫蔘映紅雲之麗僕手攜湘管身佩吳刀隨昌寓以侍衣偕方明而夾轂日覩　龍顏之近時親　天語之温臣子光榮於斯至矣雖霜花點鬢時冒朝寒星影入懷長棲暮草然但覺其歡欣亦竟忘其勞勩也若夫登岱宗之絕頂齊會皆青涉河濟之波濤魚龍可狎金泥玉檢秦篆依然瓠子宣房漢歌不遠指匹練而吳趨在望乘

枯槎而銀漢可通此亦宇宙之神臯河山之奥室也雖無才藻頗有賦心旣而自念身在屬車豹尾之中名屬綴衣虎賁之列尚敢與文學侍從鋪羽獵而敘長揚也乎至於鐵鎖横江金焦矗日倚妙高之臺畔訪瘞鶴之遺蹤爪步雄風神鴉社鼓揚州逸興坐月吹簫聽六代之鐘聲半沈流水望三山之雲影時動褰裳此亦可以興弔古之思發遊仙之夢者矣更有鶴林舊剎甘露精藍近海岳之幽偏多老顛之遺墨零縑斷素雖不可求蘚碣牛

磨時有可問此又僕所徘徊慨慕而不自已者也及夫楚樹連雲吴舠泊岸牙檣錦纜覺魚鳥之親人青幰碧油喜風花之媚客梁溪幾曲無異鑑湖虎阜一拳依稀靈岫千章嘉樹戸戸平泉一領綠蓑行行西塞品名泉於蕭寺聽鳥語於花溪昔人所云茂林脩竹清流激湍者向於圖牒見之今以耳目親之矣且其土壤之美風俗之醇季札遺風人多揖讓言偃故里士盡風流稻蟹蓴鱸頗堪悅口渚茶野釀實足銷憂而況林屋龍峰布颿不斷

金閶錫嶺蘭檝可通侍絳帳於崑岡結芳鄰於吾子平生師友盡在茲邦左挹洪厓右拍浮丘此僕來生之夙願昔夢之常依者也夫蘇軾忘歸思買田於陽羨舜欽淪放得築室於滄浪人各有情不能相強使得爲清時之賀監放浪江湖亦何必學漢室之東方浮沈金馬乎儻異日者脫屣宦塗拂衣委巷漁莊蟹舍足我生涯藥臼茶鐺銷茲歲月臯橋作客石屋稱農恒抱影於林泉遂忘情於軒冕是吾願也然而不敢必也悠悠此心惟子知之

故爲子言之北風多厲千萬眠食自愛

與韓元少書

僕幼習科舉業即時時竊喜爲古文詞然不敢令師友見也今幸出大匠之門且與足下爲同年友當古學振興之日人思自奮僕亦妄希著述以正有道而作者林林浩乎淵海才單力弱綆短汲深尚同彭祖之觀井惴惴惟恐失墜而足下遽欲引之於十洲三島之間以問五城十二樓之勝其可得哉惶恐惶恐至所商明文選僕頗得其梗槩敢

爲足下陳之明之爲代近接宋元則明之爲學亦直承宋元諸儒之學三百年間追蹤大家者約略得數人焉宋潛溪經學醇正故文有根柢春容大雅無𪨊張叫囂之氣自成淸廟明堂之音雖梵宇琳宮多其碑碣竺書道笈無所不收偶或牽率應酬尚少持擇然不足爲之病也方遜志如黃河天落直瀉萬里而風激湍迴正復淪漣綺縠是子瞻之後身也至其不磨之氣節涌現行墨間又與文山疊山頡頏矣楊東里平澹之中饒有妙味朱弦

疏越一唱三歎渢渢乎多古意也當時仁宗最喜
永叔文字而東里似之主臣一德彞彞可見王伯
安以天縱之奇才加心學之獨得故其爲文如昆
刀之切玉快馬之斫陣爲天地間第一種快文即
其論學有偏然而文自單行功斯不朽矣王遵巖
學南豐經術之氣溢於楮墨寧迂而不徑寧拙而
不巧如入宗廟庠序所見無非瑚璉簠簋也歸震
川之文源本性靈取材經史淘汰之功良爲心苦
柳宗元云本之太史以著其潔似足當之雖斤斤

繩尺而當其得意時正復汪洋洸忞故不得病其
尺幅之狹耳唐荆川如大鵬培風游龍戲海力量
氣魄迥異尋常世間無物可以夭閼之者至其文
多偶比是學昌黎原道原毁之文而尚少變化錢
牧齋腹笥既富文筆又長援古證今每發一端便
如𥺌水瀉地迸注分流惟深錮於朋黨之見或有
失實而其爲璫禍諸君子誌傳之文淋漓感慨足
裨史乘然亦病其雜矣大抵弘正以前皆無意爲
古文者也以其學問之餘溢爲鴻章巨製嘉隆以

來有意爲古文者也波瀾馳騁遠逼古人而未免有規摹之迹他如劉青田王子充之雅潔李崆峒之雄古羅圭峰之僻澀羅念菴之醇茂趙浚谷之蒼莽王弇州之瑰奇雖非大家嫡系亦文壇之雄霸也自此以外檜後無譏焉愚見如此足下以爲然否幸進而教我

與梁藥亭書

僕少知操觚即愛花間致語以其言情入微且音調鏗鏘自然協律唐詩非不整齊工麗然置之紅

牙籤撥閒未免病其版榻矣從來苦無善選惟花間與中興絕妙詞差能蘊藉自草堂詞統諸選出爲世膾炙便陳陳相因不意銅仙金掌中竟有塵羹塗飯而俗人動以當行本色詡之能不齒冷哉近得朱錫鬯詞綜一選可稱善本聞錫鬯所收詞集凡百六十餘種網羅之博鑑別之精眞不易及然愚意以爲吾人選書不必務博專取精詣傑出之彥盡其所長使其精神風致涌現於楮墨之間每選一家雖多取至什至伯無厭其餘諸家不妨

竟以黃茅白葦槩從芟薙青瑣綠疏間粉黛三千然得飛燕玉環其餘顏色如土矣天下惟物之尤者斷不可放過耳江瑤柱入口而復咀嚼鮑魚馬肝有何味哉僕意欲有選如北宋之周清真蘇子瞻晏叔原張子野柳耆卿秦少游賀方回南宋之姜堯章辛幼安史邦卿高賓王程鉅夫陸務觀吳君持王聖與張叔夏諸人多取其詞彙爲一集餘則取其詞之至妙者附之不必人人有見也不知足下樂與我同事否有暇及此否處雀喧鳩鬧之

場而肯爲此冷澹生活亦韻事也望之望之

與某上人書

昨見過時天氣甚佳茗椀熏爐清談竟日頗以爲樂今便不可得已承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令僕參取時即下一轉語曰萬法歸一一仍歸萬此僕實有所見非口頭禪也上人心有不契不復作荅僕亦畏豐干饒舌默默而退旣而思韓昌黎性喜闢佛然而凡爲諸上人作序必告之以吾儒之理亦以竺氏之教雖非而其徒皆吾萬物一體中人

也何忍竟擯而不與之言僕何人哉敢與昌黎比
然而既與上人交則極欲上人之共知此理猶如
人得美飲食而不與一父之子同享之豈情也哉
自有天地以來有理即有數數起於一一與一對
而爲二二積而成萬凡二便可見一便不可見故
乾坤也陰陽也寒暑也晝夜也呼噏也皆可見者
也一者何太極也欲指一物以爲太極即伏羲文
王周公孔子之聖亦有所不能故周子曰無極而
太極此無上妙諦也吾儒太極之理在物物之中

則知一之爲一即在萬法之中竺氏亦知有所爲太極者彼誤認太極爲一物而其敎又主於空諸所有故并欲舉太極而空之所以有一歸何處之語不知物物具一太極一即在萬法中竺氏求空而反滯於有不如吾道之物物皆實而聲臭俱冥仍不礙於空也黃面瞿曇定不河漢吾言上人亦能再下一語否

通志堂集卷十三

通志堂集卷十四

納蘭性德容若原名成德

雜文

萬年一統頌有序

恭惟

皇帝陛下神凝得一學懋通三建八柱於天樞張四維於地絡固已德隆宙始功煥乾金者矣至如

敬

天深欽若之心法

祖大配京之烈龍驤奮武紹智勇於商湯虎觀讎
經援心源於羲易
聖孝之侍膳問安無間
皇慈之訓儲毓德尤勤莫非萬善咸該一中獨運
故能萬邦和協而四海永清者也猶恐精一危微
史冊有難詳之粹美聖神文武廷臣多未悉之載
颺 臣日侍螭坳親依 黼座遊街衢而鼓腹比葵
藿以傾心白鳥棲周囿之中飲和旣久青蓂託堯
階之上霑澤惟多扈從之餘見聞無非至理趨鏘

之下紀述已積名言敢爲擊壤之歌用伸天保之
祝識同螢爝寧有見於曦舒才極涓埃曾何加於
海岳第櫪馬戀主自知盈缶之誠而梧鳳鳴時聊
卜過曆之瑞云爾頌曰
巍巍惟天穆穆惟
皇帝力何有有此萬方有風有雨有日月光休紘
皡皡澹然以忘萬年一統世躋羲黃天祚有清萬
方頌聖譬彼覲天在衡齊政譬彼測海蠡智私逞
康衢之謠輶軒無靳臣師其意對揚　休命天眷

在
帝
帝益虔虔陶匏藁秸匪直郊壇亦臨亦保舉念皆
天懷柔百神爰及竺乾面稽昭格靈貺殷闐猗與
那與世有濬哲紹庭上下無競維烈開創守成同
塗合轍萬物作覩纘承不輟昭克配功萬世是揭
念典于學遜志時敏樂此不疲廣覽博引理學洙
泗異端無躋勤若儒生五夜功準況　天縱資一
覽而盡問夜辨色寒暑視朝　天顏龍表雲日則

堯委裘垂筴政簡科條惟廉與法以肅百僚無漢
雜霸邁周誦釗勤政之後孝奉
兩宮問安侍膳尊養必躬
天子而孝其德彌弘而又齋遫以時謁　陵六飛
屢駕感慕遺弓重兹國本　元良慶衍毓德少陽
承華乃踐慎簡名臣諭道以善鮑魚必除邪萬弗
薦禮樂詩書
聖訓不倦鯨鯢横海猰貐載塗不思報德恣其嘯
呼爰飛金矢張我天弧

皇威所暨拉朽摧枯山無伏莽海不揚波加以文
治臨雍講學辟水環橋陳經揚推絶域從師虎賁
磨琢四海弦歌九州禮樂一道同風羣歸祓濯憂
勞萬姓罔或宴安翠華所至親問閭閻民依軫念
知悉艱難撙節愛養財貨無殫九年之蓄式是周
官於鑠放勲昭兹萬世聲教四敷下蟠上際民時
雍哉堯曰治未小臣何幸亦是悠䆒沐澤霑渥臣
節自勵何以事君曰忠與愛暨清慎勤以效感戴
踴躍歡欣頌其梗槩

帝德如天治隆三代壽祚悠長萬有千載

忠孝二箴 有序

竊惟含齒戴髮之倫罔不知有君親而生成高厚在茲更有不同者肉食錦衣朱輪華轂出自襁褓至於弱壯承恩席寵溢分逾涯而悠悠歲月罔知報稱朝夜興思怵惕靡安夫蒼穹之高非蟲豸所能感春暉之煦非寸草所能荅然而犬馬之誠烏鳥之私有不能自已者敬賦二箴書之座右庶幾出入觀覽云

濟濟羣工盈盈朝列獨臣卑微瞻天近日綴衣趣
馬俾之供職長楊五柞豹尾龍脊晷刻無離時呼
在側爾髮爾膚咸帝之德爾食爾衣咸帝之澤恩
之渥矣真同罔極葵思傾陽馬思竭力曾是有知
不共朝夕胝踵可捐敬勤無忒

右忠箴

高門懸薄軌不有親藐予小子獨異等倫有怙有
恃玉葉金莖鞠我育我早被華纓程母畫荻韋相
傳經延師就塾望爾有成箕裘之業庶幾克承婉

兮變兮突弁如星有玉勿琢恐墜家聲先師垂訓
顯親揚名敢不黽勉無忝所生

右孝箴

易九六爻大衍數辨

易言理也而數有不通則無以明理何先儒亦似
有昧於數以昧於理者乎他不具論即如每卦六
爻必分冠之曰九曰六先儒曰九爲老陽六爲老
陰君子欲抑陰而扶陽故陽用極數陰用中數是
說也予竊疑之夫陰陽天道豈徒用數而能抑之

扶之哉嘗深思而得之曰此無他天地之正數不過一二三四五之正數至六七八九十之成數則各有所配非正數矣作易者每用正數故孔子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其參天不過一也三也五也而一與三與五非九乎其兩地不過二也四也而二與四非六乎此九六爲天地正數故可分冠於各爻若曰扶陽抑陰於分爻之義無取其昧於數者一也又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先儒曰數所賴者五十又曰非數而數以之成是說也予尤

疑之夫數貴一定而曰所賴五十非數而數不大誕繆哉嘗深思而斷之曰此脫文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數正五十有五故乾坤之策始終此數繫辭明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五十有五豈不顯然而何獨於此減其五數以另爲起例哉至於所用之數或曰除六虛言之引揲蓍爲證亦非也蓋數始於一終於五天道每秘其始終以神其消長故虛一與五以退藏於密則其用四十有九而已此後世遁甲之

術所由出也若曰除六虛於始終之義未明其昧於數者二也雖然亦謂其理當如是耳有不信者試爲焚香靜坐以深探之

詩名物騶虞辨

身爲大儒則毋務爲新奇之論如詩騶虞之爲仁獸其說舊矣獨賈誼新書本韓詩章句謂騶爲文王之囿名虞乃司獸之官後儒竟無有從之者歐陽文忠學博才鴻常力詆先儒穿鑿附會之非其立論不詖固粹然大儒也乃獨於新書有取焉謂

毛鄭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騶虞爲獸漢人侈稱祥瑞亦無有以爲言不知其何物也於是直斷以無此義噫誤矣按山海經云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名曰騶牙即詩所謂騶虞也太公六韜淮南鴻烈皆云散宜生曾得騶虞以獻紂相如封禪書曰囿騶虞之珍禽徼麋鹿之怪獸又一見於瑞應圖一見於王會圖皆是物也張平子東京賦則曰圃林氏之騶虞何平叔景福殿賦亦曰騶虞承獸素質仁形晉安帝時新野有騶虞見又羅

類爾雅翼以爲似馬王伯厚以爲騶吾騶牙騶虞一物也然則確證甚多安得謂無是物乎其他縱不可信而太公在毛鄭之前淮南相如山海經與毛同時此鄭爲先尚亦不足信乎乃知毛鄭之說不爲無據而歐公此論特未之詳攷耳吁是詩詞音與序義相合較更明白似無待辨而吾獨惜文忠大儒乃有此誤也或亦其好新奇之過與

賦論

詩有六義賦居其一記曰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詩

一變而爲騷騷一變而爲賦屈原作賦二十五篇其原皆出於詩故離騷名經以其所出之本同也於時景差唐勒宋玉之徒相繼而作而原之同時大儒荀卿亦始著賦五篇原激乎忠愛故其辭纏綿而悱惻卿純乎道德故其辭簡潔而樸茂要之皆以羽翼乎經而與三百篇相爲表裏者也漢之興也名儒則有董仲舒賈誼兒寬司馬遷蕭望之揚雄劉向歆父子東京則有班固崔駰崔寔張衡蔡邕之徒多者至數十篇少者亦數篇而其最著

者曰司馬相如相如之詞雖稱侈麗閎衍失諷諭之義然攷之佚傳相如嘗受經於胡安蜀人多傳其業其功至與文翁等故曰文翁倡其敎相如爲之師地里志語後世以俳優目相如之詞者非也班固書稱枚皐善爲賦特以皐不通經術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媟黷貴幸僅比東方朔郭舍人而皐亦自言爲賦不如相如由此觀之則知相如之賦之所以獨工於千古者以其能本於經術故也其言曰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

可得而傳推相如之意蓋眞有所謂不可傳者哉其可傳者侈麗閎衍之詞而不可傳者其賦之心也若能原本經術以上溯其所爲不傳之賦之心則所可傳者出矣經術之要莫過於三百篇以三百篇爲賦者屈原荀卿而下至於相如之徒是也以三百篇爲詩者蘇李而下至於晉魏六朝三唐以及於今之作者皆是也藝文志曰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云則樂府

者又賦之變也詩變而爲騷騷變而爲賦賦變而樂府樂府之流漫淫而爲詞曲而其變窮矣窮則必復之於經故能以六經持萬世文章之變即詩賦一道猶可以見賢人君子之用心若遂薄之爲雕蟲末技吾未見揚雄之法言太玄謂可直駕離騷而上之天下萬世可無法言太玄決不可無離騷法言太玄或有時可泯沒離騷決不可泯沒也愚按賦之心本一原而其體製遞換亦可縷數騷一也兩京之渾融博奥一也黃初以還及乎晉

宋之初潘陸孫許以雋雅爲宗南北朝以降顔鮑三謝以繁麗爲主蕭氏之君臣爭工月露徐庾之排調競美宮奩至唐例用試士而駢四儷六之習風雅之道於斯盡喪中世杜牧之輩始推陳出新更爲奇肆實以開宋人濊漫無紀極之風而賦之體又窮矣本賦之心正賦之體吾謂非盡出於三百篇不可也

原詩

世道江河動成積習風雅之道而有高髻廣額之

憂十年前之詩人皆唐之詩人也必嗤點夫宋近年來之詩人皆宋之詩人也必嗤點夫唐萬戶同聲千車一轍其始亦因一二聰明才智之士深惡積習欲闢新機意見孤行排衆獨出而一時附和之家吠聲四起善者爲新豐之雞犬不善者爲鮑老之衣冠向之意見孤行排衆獨出者又成積習矣蓋俗學無基迎風欲仆隨踵而立故其於詩也如矮子觀場隨人喜怒而不知自有之面目寧不悲哉有客問詩於予者曰學唐優乎學宋優乎予

曰子無問唐也宋也亦問子之詩安在耳書曰詩言志虞摯曰詩發乎情止乎禮義此爲詩之本也未聞有臨摹倣傚之習也古詩稱陶謝而陶自有陶之詩謝自有謝之詩唐詩稱李杜而李自有李之詩杜自有杜之詩人必有好奇縋險伐山通道之事而後有謝詩人必有北窓高臥不肯折腰鄉里小兒之意而後有陶詩人必有流離道路每飯不忘君之心而後有杜詩人必有放浪江湖騎鯨捉月之氣而後有李詩近時龍眠錢飲光以能詩

稱有人譽其詩爲劒南飲光怒復譽之爲香山飲光愈怒人知其意不慊竟譽之爲浣花飲光更大怒曰我自爲錢飲光之詩耳何浣花爲此雖狂言然不可謂不知詩之理也客曰然則詩可無師承乎曰何可無也杜老不云乎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凡騷雅以來皆汝師也今之爲唐爲宋者皆僞體也能別裁之而勿爲所誤則師承得矣作詩原

原書

予篤好書每謂書有天分而非盡關乎倣傚書有
興會而不必出乎矜持傳云人心不同有如其面
桓温欲似劉琨而琨婢以爲甚似而非予謂惟書
亦然聚千百能書之人於此其筆跡無一同聚千
百不能書之人於此其筆跡亦無一同使必出於
同則千古書法止一右軍足矣即如右軍學衛夫
人而究之衛自衛王自王臨蘭亭者亦各自見筆
意也若銖而較寸而合豈復有眞面目耶王紹宗
曰我書每精心空思率意而成聞虞世南不臨摹

但被中畫肚我亦如之㧞公云我書意造本無法葢古人絶技必有神明所寓興會所觸動與天隨而不自知予每當筆硯精良時或無意中有得意之筆否則不但掣肘廹書即稍一勉強而愈作愈不佳程子所云作字須敬此亦儒者持心語而書法豈關此哉古之能書者或觀劒器或聽江聲或見蛇鬭此豈有書之事哉然而會心有在矣予嘗謂熟讀蒙莊即可悟作書之理悠悠千古解吾語者誰也予恐書家之涉傲儌矜持者有鸚哥驕秦

吉了之誚故作書原

擬設東宮官屬謝表

康熙十五年月日臣等恭遇

皇上冊立　東宮特設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

等官以資輔導臣等謹奉表稱謝者伏以宮懸銀

牓　長男題青石之書門啓銅扉　元良居白鶴

之禁正重離之位玉冊金文命洊震之官銀章紫

綬爰求博望之多才允入瀛洲之妙選慶流宗祏

歡洽輿圖竊惟冢嫡所以繫人心儲闈所以貳宸

極是以帝王大典豫教爲先輔導得人宮僚爲重
承華斯建必資羽翼之功崇賢旣開即勤師傅之
任不登嗜鮑引禮惟嚴旋賦釣鼇繩愆特峻晉重
賀循之儒宗親受太子之拜漢尚桓榮之稽古羣
看博士之尊溫嶠上侍臣補益之箴伯藥獻贊導
嬉遊之諷未有九旗初建四友即賓五勝夙嫺三
長咸集如今日者也
陛下太室呈祥堯門啓瑞幼敏等於漢幄孝德邁
於周門胥臣之荅文公端俟賢良之贊賈生之規

漢帝怏瞻有道之長將君我而齒讓之惟先自長
世而慈保之無盡亦有山濤作傅小輦稱榮劉寔
爲師行高致譽於是斟酌隋唐之制增設輔導之
員一宮彈肅荅於王珉之書一時才賢讓諸王恭
之表蕭傅風高於杜曲殊寵攸加賓嬰戚重於西
京清秩斯顯遂使龍樓應制瞻馳道而從容鳳閣
登英向蒼旂而賡拜五禮六樂無非毓性之方三
德九功並是儲精之具豈直慶瑶山而作詠見諸
山海之經吹銅律以迎和得之太師之戶臣等媿

家丞之秋實鮮庶子之春華藻思難窺本𤣥之下蘭
泉涌之讚盛德靡際惟矢樂人海潤之歌伏願
天姿玉裕茂德川沆得保傅若二疏有賓客如四
皓問安視膳克盡
兩宮之歡繼體重輪大慰兆民之望則千年少海
之波光浮若鏡五色前星之曜氣蔚成珠矣

擬　御製大德景福頌賀表

康熙十六年月日臣等恭遇
皇上御製大德景福頌恭祝

太皇太后萬壽臣等謹奉表稱賀者伏以瑤池高宴白雲飛長樂之宮騫樹清歌玉霞映濯龍之殿青瞳白髮下金母於西池瓊珮仙琚聯婺光於南極集九重之慶君子惟祺進萬年之觴天顏有喜竊惟大電繞斗統關壽丘瑤光貫虹慶流華渚吞神珠而誕禹暈辟月而生湯仰聖哲之降祥實隆慈之載育他若漢皇提三尺劒瑞啓昭靈唐宗成一統功美鍾神武各本讓善於天之義以展事親如帝之思然上和熹聖德之頌著述徒出史官

尊文明崇化之宮徽號空加文母未有兼禄位壽
名之德致顯揚祝嘏之休煥彩蘭宮增華桂殿如
今日者也
陛下仁孝性成尊養備至兩宮定省奉太任太姒
之歡一德趨承竭文子文孫之力欽惟
太皇太后福懋三朝恩昭九有誠周方甸非止崇
曳練之風機協圜靈不僅恃觀圖之識詒謀恭儉
上掩漢京締造艱難爭光郃室猶念非景福咸備
曷贍四海之母儀惟大德在躬斯表九重之茀禄

維時當陽春布澤之辰正寶婺騰輝之日　玉輿隨侍翟服齊班八千歲為春秋孰比大椿之遐算三千年一花實誰似蟠桃之植根　親製卿雲晨露之詞恭上　南山萬壽之頌奏霓裳於大內如聆侍女之笙慶長寧之永年應送上元之酒烏飛可祝引彼虎賁之弓鴿放未央紀以金籠之數豈止奚斯頌魯燕喜來壽母之詩文考歌風思媚及周姜之婦臣等內則粗窺陰教未譜學慚博物詎進張華女史之箴才謝天人敢效陳思姜嫄之頌

伏願道洽彤庭範垂椒寢啓賢啓聖龍棟盤於億齡母地母天燕璽寶於百世法宋家聖后號堯舜於女中追漢代賢妃習經典爲博士不須泰山進長生之枕授術神仙新垣刻延壽之栝迓休人主矣

書昌谷集後

嘗讀呂汲公杜詩年譜少陵詩首見於冬日雒城謁老子廟時爲開元辛巳杜年已三十蓋晚成者也李長吉未及三十已應玉樓之召若比少陵則

畢生無一詩矣然破錦囊中石破天驚卒與少陵同壽千百年大名之垂彭殤一也優曇之華刹那一現靈椿之樹八千歲爲春秋豈計脩短哉

題米元章方圓菴碑

探河源者於星宿尋地脈者於崑崙書家之有鍾王詩家之有李杜其崑崙星宿也書至南宮而書之能事畢矣然南宮書從鍾王來詩至東坡而詩之能事畢矣然東坡詩從李杜出山谷云老杜之詩昌黎之文無一字無來歷處書猶是矣見近時

學蘇詩米字者不知其來歷而徑學蘇米且并不見蘇米而學夫學蘇米者之點畫與脣吻每況愈下久而彌失其真吁可慨也近有人自龍井得米元章方圓菴碑初搨示予其筆法瘦勁全學聖教序與俗所摹癡肥一種迥異學米者見之當知老顛來歷必不專專爲天馬賦伎倆矣

題董文敏秋林書屋圖

世之目文敏者動於巨然北苑內求之非是輒云僞此如畫竹林諸賢必寫其沈湎潦倒科頭袒胷

之狀而不知山公啓事叔夜揮絃彼自有正笏端紳目送飛鴻時也此卷紅樹綠莎朱闌石砌頗極雅麗是文敏少年得意之筆以爲贋者乃見槖駝謂馬腫背也識者辨之

題文與可墨竹

讀東坡篔簹谷記便如有兔蹶蛇腹之幹凌霄漢而出以爲與可之竹在是也覩與可之竹亦如見揪髯捫腹兔起鶻落之筆拂拂在叢篠間兩者俱有神遇知筆墨外别有事在矣京師苦無竹得此

幅挂壁恍身在瀟湘淇澳間也王子猷曰何可一日無此君知言哉

元旦帖子

黍谷陽回葭灰氣動車迎三素斗轉七星曉鶯傳第一新聲早識上林樹色江鯉破千層凍浪遥連太液波光句芒始届東郊青帝旋居左个銷沈寒漏胥歸爆竹聲中綻洩春光先到梅花影裏於時青袍朝士金谷名流並簇辛盤爭燒甲煎舉尊前柏葉誇盛事於年年傳勝裏金花覽物華於處處

達夫常侍懷故鄉客騁之篇摩詰詞臣賦元旦早朝之什莫不驚心歲臈屬望書雲至於鳥卜年豐蠶燒歲稔燕裁雙尾雞畫重睛當門並貼桃符委巷競稱椒頌爾乃對景物之更新傷華年之易逝醉屠蘇而耳熱撥商陸而心寒噫嘻庭除擁篲漫陳崔寔之書旃厦横經空夢戴憑之席儻化工假我以歲月花鳥助我以文章庶幾日麗嚶鳴即待寸珠之照當此冰開魚曝可無尺素之移

端午帖子

節自天中時當夏仲五花施帳爭歌長命之詞重碧盈尊疊和延年之頌敘名玉燕兩兩斜飛辟繞朱絲雙雙並結捕鴟梟而作供惜鴝鵒之能言草是宜男共闘五時之勝鏡呼天子相傳百鍊之金團扇鮫綃畫鳳文而繞戶赤符神印穿金縷以垂門采朮浴蘭俗傳萬井觴蒲簪艾勝極千秋水躍丹魚廣澤鼓青龍之艦風高黃雀靈颸迴彩鷁之帆哭曹女於婆娑弔屈平於湘漢既望古而增慨遂即事以興懷於是接景光覩雲物可以處臺榭

而居髙相與升山陵而眺遠翩躚羽扇挹清飈以
俱來縹緲仙舟泛綠波而竟去我之懷矣眷言念
之嗟乎勝事常存良辰難再孟嘗不作空餘木梗
之悲胡廣旣生乃有葫蘆之棄回思往昔之陳陳
勿使今玆之寂寂情有同乎樂可知矣

祭吴漢槎文

嗚呼我與子昔爰居爰處誰料倏忽死生異路自
我別子子病雖遽款款話言歷歷衷素初謂奄旬
尚可聚首俄然物化楊生左肘青溪落月臺城衰

柳哀訃驚聞未知是否疇昔之夜元冕垂纓呼我永別號痛就醒非子也耶彷彿精靈我歸不聞子笑語聲子信死矣傳言是矣帷堂而哭寡妻弱子七十之母遠在故里返輀何日倚閭何俟嗟嗟蒼天何厚其才而嗇其遇亦孔艱哉弱齡克賦左馬右枚未題鴈塔先泣龍堆中郎朔方亭伯遼海蕭蕭寒吹荒荒破壘子竊過此二十四載凌雲欲奏狗監安在自我昔年邂逅梁谿子有死友非此而誰金縷一章聲與泣隨我誓返子實由此詞

皇恩蕩蕩磅礴無垠皁帽歸來嗚咽霑巾我喜得
子如驂之靳花間草堂月夕霜辰未幾思母翩然
南棹憑艫發詠臨流垂釣舟還巨壑鶴歸華表朋
舊全非容顏乍老中得子訊臥痾累月數寄尺書
趣子遄發授館甫爾遂苦下泄兩月之閒便成永
訣自古才人易夭而貧黃金突兀白玉嶙峋以彼
一日易我千春知子不願卓哉斯文子志未竟子
勞已息有子與女塊然苫席言念交期慰爾營魄
靈兮鑒之無嗟遠客尚饗

募建普同塙引

蓋聞惠必旁敷史著澤枯之德慈當下逮禮垂掩骼之文烟横古冢騷人以此徘徊月隱北邙詞客緣斯愀愴詎必過橋公之墓始解迴車奚須上董相之墳方圖漬酒蛇猶思報願酬魏顆於他年蟻尚銜恩敢讓宋郊於異日因壓不謬果報非虛舊有普同塙者屢經締構多歷歲年斂萬骨以同龕聚千骸而並坎人天共鑒庶免荒榛蔓草之悲魂魄咸依可無怪雨盲風之恨然而運逢歷劫積蜕

何多人比恒沙陳根不少歎鉼罍之已滿舍此安之嗟泉壤以難容逝將不免縱使付咸陽之烈燄灰燼堪憐假令投白馬之洪流漂浮足惜爰有沙門弘斯善願擬買松楸之隙地充彼牛眠欲求虞芮之閒田封茲馬鬣然而畫餅奚裨望梅曷補定藉檀施之樂助共成震旦之良因不揣芻蕘爲之乘韋嗟乎丹丘不到人間少換骨之方綠字無名海上乏返魂之術嬴政之鮑魚空載園寢同歸茂陵之鶴駕終荒轀輬共盡茫茫絕壑難禁幽獨之

宵啼窅窅窮壥忍聽黎丘之夜哭但獲少施涓滴
千秋鬱原氏之阡第令共損錙銖萬鬼安滕公之
室敢邀花雨仰庇慈雲

通志堂集卷十四